

◆ 姚法官

山城的书店

重庆给我的印象跌跌撞撞的,像一个醉汉,没有一条街是直的,上坡下沿,拐弯抹角,就属桥下浩浩荡荡的江面还开阔。但奇怪,重庆一点不招人烦。即使,在某个酷暑。

我们先到的九龙坡川美黄桷坪老校区,女儿非要来看看这里的涂鸦,了却心愿。川美校园,因暑假,空荡荡的。国立交通大学遗址纪念碑、坦克库当代艺术中心,是此园看点。黄葛树密荫下,人被高温烘烤得难受,一径竹篾夹墙,合着古意。一尊鲁迅先生的石雕塑应该有些年岁了,“横眉俯首”的座基潮黑,四周则是现代艺术雕塑,流行的混搭风。

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寻访喜马拉雅书店。近年,烈日当头,沿九龙坡邮路一直朝北,冻库一带的喜马拉雅书店藏匿在哪个旮旯里?三四里路,汗滴下土,走到尽头也没发现书店的身影。此地周围建筑物破破烂烂,道路两旁是电厂和铁路家属院,深港夜雨是诗,荒僻古道有鬼,站在街角被毒日蒸烤、蚊虫叮咬,女儿倒是耐烦,歪着脖子夹着遮阳伞柄拿着手机继续网搜。她忽然发现身后通往山坡有一条陡直的石阶路与网上的照片相仿,断定书店就在附近。走过的路再走一遍,看见一店门墙壁上糊着电影海报,玻璃门四敞大歇,一男一女在门厅里看书,男子平头圆脸浓眉,身着黑色圆领衫。一问一答,此处正是——我们要找的喜马拉雅书店!

让座,倒茶,男子递过两把蒲扇。门厅一桌一几,陈设简单,室无长物,桌上放着二人正在读的书籍(一册是《中国藏书楼》)。坐定,摇扇,喝茶。男子正是喜马拉雅书店的老板,姓刘名景活,十一年前他将黄桷坪一处废品回收站打造成喜马拉雅书店,搞得风生水起,一时被誉为“重庆艺术高地”“精神之乡”。

再然后,废品站被拆迁,喜马拉雅书店搬到现在这个僻静的地方。刘景活正在读彭伯通的《古城重庆》。我扇着扇子听他讲彭伯通,说彭是重庆最有名望的文史专家,《古城重庆》是“当代重庆乡帮叙事和地方志的里程碑式作品”。刘老板说话时不断打着手势,没等我说出几句,就被他拽到他熟悉的话题,他谈著名雕塑家叶毓山、语言学家周定一、实业家卢作孚,这些都不在我研读的范围。我谈起贡布里希,常任侠、罗庸、范用、沈昌文、汪稼明……好像有些也不是他的擅长。现在,喜马拉雅的藏书量达到二十万册之巨。那天,他给我看常任侠四十一首七律原稿手迹,真是难得一见的手稿资料,录存其一:

《赠美洲作家聂华苓》(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):“文章风格异群流,喜读《台北一阁楼》。故国河山紫笔底,古潭日月照心头。春

◆ 周 煌

一缕香

白雪皑皑中,一行行麦子正藏冰卧雪等春风,那些曾经郁郁葱葱的野菜都藏到土里冬眠,在白茫茫一片凛冽的真干净里,如果你走路不曾仔细低头寻找,你不会发现它渺小的存在。虽然它成熟期花朵嫩黄,仿佛过于轻薄招摇,实际上它是低调又沉静的。最初那么小的叶片和土颜色差不多,只不过比土多了点绿色,紫红。

我很小的时候看到母亲和外婆都爱吃苦菜,我只吃了一口便吐了,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苦的食物,为什么她们吃得那么津津有味。我那样花瓣一样干净又美好的年龄,如何能理解苦菜对于女人漫长一生的意义?人生在我眼睛里正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好玩又光怪陆离。似乎有无限美好未来等我去体会。

童年,我特别爱吃甜食,所有甜的都喜欢,有机会品尝,一定迫不及待地朝嘴里填。家里养了小猫和小狗,一吃好的它们就跳到你腿上也伸了爪子要。我经常抢不过它们,尤其小猫最是狡猾可爱,它先是装着很淑女一样眼巴巴看着你,在你没防备的时候一把抓过去,用嘴刁着爬上墙头,在墙头喵喵呜呜叫着,挑衅着,然后慢慢再把你的好东西企图。小狗往往没这样心眼,你很快就发现它的企图,然后它就会很委屈拽你的裤腿。它们那时候唯一不抢的就是苦菜,老远闻着就喵呜

◆ 董贤宝

早春的青岛,虽然雨水时节已过,却依然严寒,而且让人着急的是还伴随着风雪交加。你看,那些给城市供暖锅炉的烟囱上,依然卖力地冒着白烟,更多的人们感觉离春暖花开的景象,似乎还有更远的距离。

不过,不用着急,虽然被蓝色海洋环绕的岛城的春天,每年比同纬度城市来得更晚一些,但在这座城市里,一簇簇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蓝精灵”的花儿,已经在依旧枯萎的草丛中早早开始绽放了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如果你漫步在房前屋后,或者驻足在街道两侧的灌木丛中寻赏,你会发现,一片绿油油的嫩草中,这种叫

风络帐沙坪坝,华夏聚英北美洲。架起长桥通宝岛,天涯携手共遨游。”注:华苓文章隽异,笔挟风霜,读之使人忘倦。昔年同在重庆沙坪坝,未获接触,今来京寓,始得晤谈。华苓邀集吾国各地著名作者,集笔会于美洲,广座论文,为诗贺之。

我说过两天要到昆明去看看西南联大,刘景活起身到柜子里拿出刘兆吉编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西南采风录》的初版本和西南联大的部分原始档案(几天后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馆果然看到这本《西南采风录》。聊到具体的人,西南联大的罗庸(清初“扬州八怪”罗聘的后人,西南联大校歌歌词就是罗庸填的),我说读过他的《鸭池十讲》,又聊浦江清、聊英宓与毛彦文、聊当时跑警报刘文典骂的到底是谁,直到向他打听现代隐逸书画名家陈子庄的故居,我想去看看,刘老板一直端着架子才开始有些松动,忽然冒出一句:你是真正的读书人。我问他靠什么养活书店?他说靠卖雕塑作品来养店,就像广州的陈侗靠画画养活博尔赫斯书店,原来刘景活先生的职业是四川美院的雕塑老师,是一位雕塑家。奇怪的是,他开着一家书店却不对外卖书,开书店的,不卖书!他只是为读书才开了这家书店,自己读,路人读,惠及周边的居民读,也供学者研究读,就是不卖。真是“岂有此理”!

女儿戴着白手套在书室翻看国外的精美画册,她近一段研读的是贡布里希的《艺术史》,刘先生拿出译者范景中的签名本,给我们看。我在书室搜到《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》《任鸿隽陈衡哲家书》等一摞书籍,准备交钱,听到的却是“不卖!”因为聊得兴起,竟然忘记人家的规矩,真是使唤奈何。人无怪相,人无怪癖,人无怪行……皆不足以成大事也。从这点来说刘景活绝对是个能成事的“怪物”!想到重庆有个刘景活,顿时觉得这座山城好玩多了。书友给他刻了一方印戳:龙坡章灯。意境甚佳,让我想到台静农的龙坡丈室,就盖了一枚回来,这是我从喜马拉雅书店带回的唯一物念。

离开喜马拉雅书店,赶往三峡博物馆,那里正在展出馆藏古代人物画展,匆匆在馆外垫巴了点餐食,入馆观看:《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》《仇英款清明上河图》、清龚谷的《渔翁图》、明文徵明《葵阳草堂图》书画合卷,此图卷颇可一读:引首篆书“葵阳”二字,署“徵明”款。绢本设色,写葵阳草堂茅屋三间,正厅一叟正课徒读书,宅外种植葵花,四周溪流林木荫蔽。署“徵明制葵阳图”行书款,铃“文徵明印”白文方印。图后冷金箋纸本自题五言古诗一首:“中翰李君号葵阳,余为作《葵阳草堂图》,复系此诗。种花必种葵,葵叶能倾阳。有生勿遗忠,遗忠负

纲常。高人辟芳圃,种葵绕茅堂。饥以葵为羹,醉语葵相忘。种葵今几时,葵深已成行。累累三伏日,烨烨流辉光。所以向朱明,勿待秋风凉。秋风凋百卉,不杀恶草长。草长损我葵,身远热中肠。结发奉明主,耿耿心未降。有如东逝水,百折终不妨。衡杓任流转,万耀郁相望。相忘在何许,紫云天一方。灿灿蒲中葵,一一云锦章。愿持云章去,去补舜衣裳。长洲文徵明。”卷末有马一龙、郑若庸、蔡振武、孔广铺等明清题跋。“累累三伏日”,接着参观高罗佩家族捐献的收藏文物展。一九四三年高罗佩出任荷兰驻华(重庆)大使馆一秘,同年与水世芳结婚,水世芳是张之洞的外孙女。高罗佩算得上一个地道的“汉人”,他酷爱汉文化,爱书法擅琴道通房术,专著《秘戏图考》、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、小说《大唐狄公案》皆可传世。他曾亲炙古琴大师叶诗梦,与于右任、冯玉祥等组成“天风琴社”。高罗佩在自传里说,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,就是在重庆与徐悲鸿、于右任等文人墨客交往的那几年。

次日,乘车盘旋于山城的迷巷,过桥,进入植被茂密的南山,寻访南之山书店。途中司机师傅介绍“宝塔镇河妖”的传说。曾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小说《一双绣花鞋》作者的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此,这倒是颇可一记的。

重庆南之山书店,幽僻静美,白门虚空,二层建筑,露天平台,一棵老黄桷树穿牖而出,墙壁装饰着书店黑色的徽标——N。临山景的窗下,有坐椅、沙发茶座,我挑了几册书籍:汉娜·阿伦特与玛丽·麦卡锡书信集(朋友之间)、娜杰日达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洛赫维茨卡雅的《回忆录》、许倬云《台湾四百年》,倚靠在沙发里翻看。女儿点了汉堡炸鸡,我要了一壶绿茶,拂去尘嚣独留清寂。要在这些网红书店找到想要的书,是痴心于此妄想于彼。

书店老板是一对年轻夫妇,名字挺雅致:成于思、车韵。夫妻是学建筑设计的,挣了钱回乡开了这个跨界的书店。书与书店,成了一块被市场磨去底色的幌子。我挑了台湾作家刘以鬯的小说《对倒》,盖戳,黑色的印泥,融到扉页里。离店,一路打听就在南山附近的黄桷埡三毛故居。脚步被迷思所控,在山寨村落杂乱的窄巷里绕来绕去,回头却不见闺女踪影。此地整片民居正在泥沚中拆建,人烟荒芜,对着那座破旧的老屋咔嚓地拍照。匆匆回返,再见闺女时被她劈头盖脸地一顿抢白。她说的对,要是遇上坏人,后悔就不是遗憾那么简单了。

稍后,赶往江北区刀锋书店,这里的地角更加偏僻,有几路公交车经停此处,才不显得寂寞。进店,第一印象,齐整;第二

印象,有点“二”。单说第二点,书架上的每本书籍都有两册,一册卖,另一册留着供读者和老板阅读。店老板是一个留着络腮胡、眯缝着小眼的青年,名江凌,曾是外企高管,厌倦了,辞职,因喜欢毛姆的《刀锋》,就择地此处开了这间“刀锋书店”。那天,店里没几个人,我要了杯热茶跟江凌坐下来说话,挺投机,刀锋准备转型,他也愿意把想法跟我这个陌生人分享,最后他获赠自己出版的小说给我,我购买石川啄木《诗歌集》(周作人译)做纪念,把书交给女儿携带,与他握别。

顺路到渝北区龙溪新山书店呆坐近一个半小时,购得邹韬奋译述的《一个女子恋爱的时候》。晚上,回到酒店,整理书籍杂物,女儿忽然发现,她在刀锋书店阅读的《最后一个故事就这样啦》(以色列作家凯雷特的短篇小說集),浑然不觉地同其他书籍一起被拿了回来!她急切不安地说:“完蛋了,这下完蛋了!形象全毁了,成偷书贼了!怎么办啊?!要不爸爸你赶快把书送回去吧!”又说:“怪不得我觉得他送我们出门的时候感觉他脸色有点不太对劲,现在终于明白了,他把我当成偷书的‘雅贼’了!看似挺文雅的一对父女,原来如此!”不顾夜深叨扰,我赶紧给江凌发去信息说明情况,并立刻转去书款。片刻,江凌回复:此书与你们有缘,就权当作个纪念吧!这怎么行?再三催促让他把书款收了。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。还打趣道:“看来这还不是‘最后一个故事’啊!”(还真让他说着了,再怎么编故事,也想不到这一齣,数日后我们竟然在云南昆明的麦田书店里重逢,他随妻子来昆明看望岳父母,就这么巧。江凌说,起初他还真不相信我们是父女俩)。现在,刀锋书店,已移址渝中区繁华的解放碑协信星光广场,前景一片光明。但仍旧“有点二”,一册卖一册读,没有库存。

随后几天,我们去了南滨路上的经典书店,一家地标性质的书店,阿来、傅高义、陈丹青、莱斯·比特等在此办过读书分享会。它的名言是:读书是个人的事,但让你遇见好书是精典的事。逛书店也不能“走空”,买了一册周保松的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。又去了嘉滨路桥下的婺月书院,要说逛书店,还是像婺月书院这样“粗糙”的、有点原始和野性的小店更有趣。一块破旧木板,竖刻着“婺月書院”四个大字,底部还横刻着一副对子:云淡风轻江南雨,易冷烟花上弦月。室外的白板上写着:“世上有那么多的城镇,城镇有那么多的酒馆,而她却偏偏走进我的!”(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里的台词)。可惜书院落了锁,听不到婺月与《卡萨布兰卡》的故事。

花生书店 的印戳上刻着一行字:我们最终都要远行……



◆ 崔均鸣

过年那些事儿

在我的老家莱阳,忙年可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情。老老小小都要行动起来,家里家外也要拾掇得干干净净。

农历腊月二十三,俗称小年。这个日子一过,年味便明显地浓了起来。乡下集市空前热闹,也特别繁荣。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挤来挤去,乡亲们把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等各色年货陆续往家搬。当然,小孩子们喜欢的鞭炮那是万万不可缺少的。否则,他们不会不加掩饰哭哭咧咧地闹情绪。

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,迎春的对联已经贴好,大红灯笼也在院子里升起来了。挂起族谱,摆上贡品,点燃蜡烛。之后,家里的一众男丁便擎着挂在秫秸上的招魂纸,到村外的祖坟前放上一通鞭炮,恭请自家逝去的亲人们“回家过年”。上述仪式走完,回到家里已近黄昏,此时,女眷们操持的年夜饭便摆上了炕桌。按照老幼尊卑的次序依次上桌,安然坐定后,最长长的人端起酒杯发话,一大家子人便操起筷子,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。

印象中,年夜饭是我们家一年里最丰盛、最美味、最可口的一顿佳肴。一鸡、二鱼两个“硬菜”自不可少;寓意新年祈福的白菜、豆腐炖猪肉也是一定要有的;其他的则由现成的蔬菜充数。当年,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是春节期间的当然主角。经过母亲巧手掂对,似乎总能搞出“八菜一汤”的“豪华大席”来。当然了,我们也没少用“土豆丝、土豆块,土豆片儿”来拿她的“凑付劲儿”开玩笑。后来,日子好了许多,各种海鲜上桌,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悄然退场。这个时候,我们的口味却是发生了变化,开始埋怨“大鱼大肉太腻了”,要求适当搭配一些蔬菜。显然,这个要求在母亲那里也不过分。因为,反季蔬菜已经充斥了市场的各个角落。韭菜、韭黄、蒜苔、芹菜、黄瓜、茭瓜、茄子等各种细菜应有尽有,年夜饭再也不用围绕土豆做文章了。

爷爷在世时,我们家一直恪守着“父子不同席,女人不上桌”的习俗。而吃年夜饭却是个例外,不仅女人,孩子们可以上桌享用美味,而且还可以与长辈一起嘻嘻哈哈地举杯共饮。有一次,年夜饭的餐桌上,除了高度地瓜烧白酒之外,还摆上了葡萄酒。父亲说,这款酒特别适合女人喝,果香浓郁,且酒精度数不高。女眷们一喝,果然甜丝丝的,不像白酒那样辣口。于是,便放松了警惕。一口接一口地品,一杯接一杯地喝。等酒足之后,外出抱柴准备煮饺子的时候,被凉风一吹,葡萄酒的劲道便上了头。她们个个里倒歪斜,脚步不稳。特别是我嫂子,脚底发飘,“像似踩在了棉花上”,只能“躺平”罢了工。无奈之下,只能由男人们下厨来煮除夕的饺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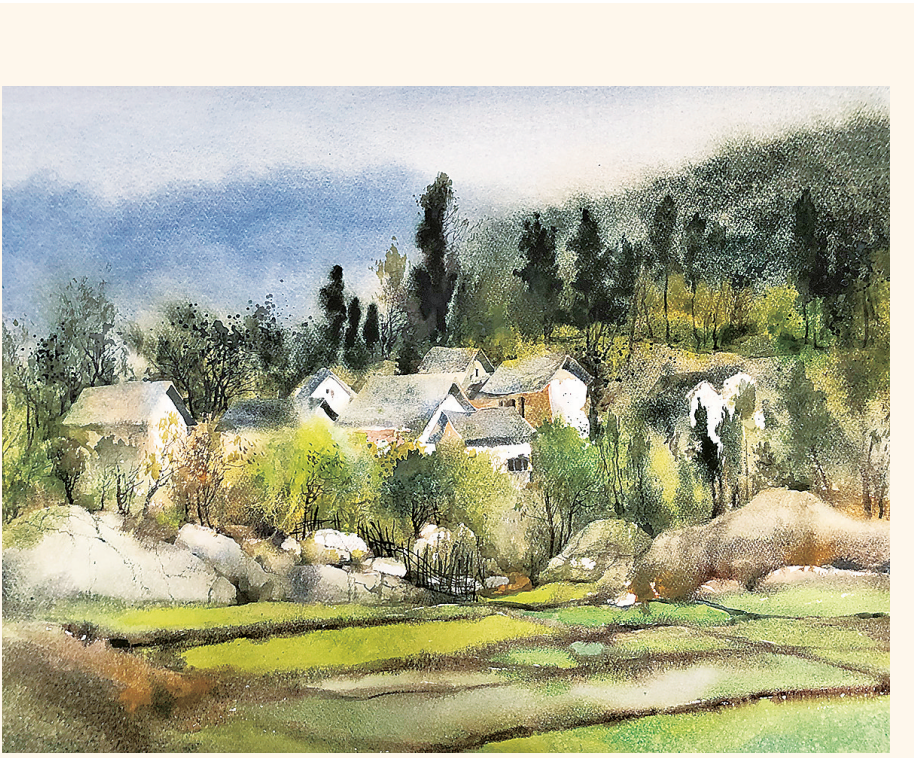
在大年三十的餐桌上,“数说家史”一直是我们家的“保留节目”,那一般是在“酒过三巡,菜品五味”之后开启的项目。起初由爷爷主讲,后来爷爷的年纪大了,记忆开始混乱,往往今年讲的与上一年讲的“对不上茬口儿”,甚至会发生严重的情节上的错乱。于是,主讲人便换上了父亲。关于我们家族的故事,一年一讲,在辞旧迎新的餐桌上绵延相传。

我爷爷在世时,我们家曾经有过一段光彩的创业史,尚在他懵懂的年纪便跟随大人闯关东,到海参崴去做生意,且正儿八经地发了财。后来,他携带着不菲的资产荣归故里,成为镇上坐头把交椅的大财主,一时风光无限。好景不长,日本鬼子后来无耻地侵入了中国。一方面,国民政府的贪官污吏炮制出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对百姓进行盘剥;另一方面,日本鬼子蛮横地抢夺劫掠,甚至在投降前干脆来镇上放了一把大火。及至抗战胜利前夕,崔氏家族已经破落成为十足的贫困户。也正因如此,崔氏家族在后来划成了贫农成分。

父亲在童年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,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。每到春节来临,父亲便成了乡党争相追捧的明星式人物,左邻右舍纷纷拿着红纸来求他写春联。作为回报,许多人一般会精心选些蔬果或食品相送。因此,我家的年夜饭也往往比别人家丰盛。小小年纪,我就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,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,成为父亲那样受敬重的人。但是,我的学业生涯似乎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原因是,打小就有口吃的毛病。每每回答老师提问,总是磕磕巴巴,引来同学哄堂大笑。一来二去,便对上学的事情发了愁,犯了难,最后干脆辍学在家。为此,家人们也感到无比头疼。

母亲后来从一位过路客人的口中得知一个治疗口吃的民间偏方:吃年夜饭的时候,在这个孩子开口说话时,趁其不备,用捞饺子的箊篱猛磕其后脑勺一下,一招见效。为此,母亲决定试一试。本来,我们家平日里用的都是铁箊篱,为了安全起见,专门在集市上买了一把柳条箊篱。大姐、二姐和哥哥都举手要求充当箊篱治病的操盘手,最后还是让二姐抢到了这个任务。在年夜饭的餐桌上,我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一把柳条箊篱的突然袭击。我本能地起身,哇哇大哭着夺过二姐手中的箊篱,疯狂地向二姐反击。无论家人们怎样笑着拉架,我还是坚持把柳条箊篱打得稀烂才住手。

关于我的口吃问题,那顿年夜饭上并没得到根本解决。我在磕磕绊绊中读完了小学,又读初中。直到高中阶段,才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得以纠正。但是,那次意外遭遇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二姐也牢记着当年的情景,多年过后,她时常告诉自己的孩子说:“你二舅的脾气太暴躁了,不好惹,实在是不好惹啊。”



■《早春》 高东方

着淡淡香味的梅花,此时还未开放,就连那些常绿的树木,此时也没有新的花叶,而这随处可见的蓝色小精灵花草,怎么就能在依旧寒冷的季节里,勇敢的悄悄绽放了呢?

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。原来,这些蓝精灵小花草,在去年10月初,在落叶纷纷、百草枯萎的秋风中,悄悄长出了绿色小苗,继而在整个冬季,无论是风雪交加还是风和日丽,那些幼小而有些浑厚的叶子,始终保持着深绿色。立春过后的风雪,虽然带着几分严寒和残酷,午间温暖的阳光将冰雪融化后,却为它的成长、开花提供了甘露。

“阿拉伯婆婆纳”的蓝色花朵,在寒风中,开出了无比娇嫩的花朵。人们喜欢蓝色的花儿,喜欢这蓝色精灵带着天然的素雅高洁。

名字这么奇特呀,为什么带“阿拉伯”几个字呢?原来,这种植物原产于西亚、欧洲一带,传说那里有位叫“阿拉”的老伯,在一个春天里,万物苏醒的时候,他躺在草地上晒太阳,因为指尖烟草呛住了他,所以他开始想念他的老伴,并为身边满坡地隧似的蓝色花朵取名“婆婆纳”。无独有偶,中国大地上也生活着它的近亲——婆婆纳,只是花更小些,浅粉红色。

无论是人们熟悉的高大的玉兰,还是带